

经典
名著

JingDianMingZhu

时代文艺出版社



家庭图书馆
JIATINGTUSHUGUAN

名作家 大视角 好作品

MINGZUOJIA

DASHIJIAO

HAOZUOPIN

二十世纪的历史长镜头 百年社会变革的窗口

海南无梦



编者的话

这本报告、纪实文学集，在众多的作品中遴选出《昆仑女》等七篇成集，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其一，报告、纪实文学这种体式，其优长就在于它反映现实快捷、真切；因而理当从最及时地把握时代脉搏，最真实地描述社会动向的角度上，去衡量，选取其中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本作品集选入的作品，既有颂扬民族正气的《昆仑女》和《“马家军”的奥秘》，又有绘描国人搏击商潮的《海南无梦》和《彷徨欧俄》，而《世纪末的忧思》、《新鸳鸯蝴蝶梦》和《当代“杨乃武”冤案纪实》，则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目前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总汇起来看，这些作品大致上反映了社会生活在当前演进的真实状态。

其二，报告、纪实文学作品，因贴近生活、摒斥虚构，它应当以其实感和真情别具魅力，因而也应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在这里，选题和选材本身固然很重要，但在写法上如何以艺术性的手法处理生活化的素材，在新闻性的内核上丰富文学性的意味，也显得十分重要。本作品集所选收的作品，大都在选题和写法上有一定的追求和特色。其中，《世纪末的忧思》洋洋洒洒中内含散文诗的韵致，《鸳鸯蝴蝶梦》娓娓而述中颇见话本化的笔法，都颇值得报告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

我们编选这部集子的如许想法和由此派生出来的一些看法，但愿能为广大读者所认同和理解。

编者

目 录

昆仑女	张应银 (1)
海南无梦	燕 飞 (33)
彷徨欧俄	王宛平 (130)
“马家军”的奥秘.....	韩作荣 (177)
世纪末的忧思	徐 刚 (240)
新鸳鸯蝴蝶梦	燕 子 (317)
当代“杨乃武”冤案纪实	张 玲 (420)

昆 仑 女

张应银

第一章 就恋这雪 就恋这山

浓春五月，昆仑山依然冰雪覆盖。我去昆仑山下的陆军第十八医院采访，医院的女兵们正吵吵着报名要上山。“让谁上三十里营房？”这问题成了医院里近日议论的中心。

三十里营房是昆仑山上的一个地名，营房没有 30 里，甚至连 3 里也没有，因这里是上昆仑山诸边防哨卡和西藏阿里地区的一个宿营点，所以 1962 年上级在此地设立了医疗站，专门为过往军人看病，为防区内 4550 米以上的诸多哨卡官兵巡诊。据称是世界上最高的固定医疗点，海拔 3700 米。

其实，这种争吵 30 年前就开始了。曾经有一个 16 岁的女兵，叫李铁梅，因为年龄太小，领导上担心她上山顶不住，报了名也被卡住了。她一急，一口咬破手指，写了血书。看了这个小女兵写的血书，领导心动了，终于批准她上山。也有磨来磨去没有被批准的，那就是护士李彩凤。医疗队上山那天，李彩凤刚下大夜班，她悄悄回屋打好背包，悄悄上卡车蹲在一个角落里，心想：不批准也要上，上去再说。谁知被院领导清点

人数时查了出来，硬是把她拉下了车。车开动了，她却呆呆地站在那里，默默望着远去的姐妹们流泪。

30年了，医疗站的人员年年更换，女兵们总是年年期盼着、吵着、洒着泪水找领导恳求着，希望自己能上山，能上山多呆一年。

问女兵们为什么要争着上山，她们会告诉你一大串让人费解的原因：因为那里苦呵，那里海拔高，平时走路、吃饭都喘粗气，那里没有商店，没有街道，没有影院，周围几百里没有人烟，一抹的雪山，那里还可以时常捞到去海拔5000米以上的哨卡巡诊的任务。因此，女兵们都把能上那里呆两年视为人生的荣耀。

按说，被女人视为人生荣耀的东西应该是很多的，比如说找一个英俊潇洒的丈夫，生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比如说有一份可以展示自己天赋的工作或是寻找一次显山露水的机会甚或是一件美丽的衣服等等。喀喇昆仑的女兵们为何视吃苦和冒险为荣耀呢？我在这个女儿国里探寻着。

中国女性第一次登上神山

蔡丽就坐在我的面前，这位被誉为昆仑歌手的年轻护士，高挑个儿，高原的阳光给她本来白净的脸上晒出几分红晕，眼睛里透着几分做姑娘时的纯情，显得青春。她默默地望着我说：“怎么说呢，从哪扯起呢？”好像昆仑山给她留下的太多太多，她一时竟无从谈起。

“挑印象最深的谈。”我说。

她笑笑，双手很洒脱地向上拢了一下头发，像是理出了思路。

第一次上山是1983年3月，像是出征打仗，出发时老院长

约法三章：坐上车，头手不许伸出车外，免得碰伤；下车休息时不许从车上往下跳，要慢慢扶着车邦下来，免得活动剧烈而窒息；大小便时要三人一组，免得蹲下起不来。我们女兵站在队伍里笑：“这老头真啰嗦。”

这里是昆仑山的西段，为塔里木盆地、藏北高原的界山，山势陡，奇峰如林，雪山如柱，新藏公路就从这雪峰、大坂上穿过。我们都是第一次上山，而且是上昆仑山，哪见过这无边的雪域奇观，都想伸出头看看，可女孩子胆小，都忍住了。炊事班长这个人好奇心强，到阿卡大坂时，他偷偷将头伸出车外看风景，结果风景没有看上，头却被悬崖上凸出的一块石头碰个包。我们想笑，又笑不出声，只看着他头上的包往起鼓。

到库提大坂时，我实在顶不住了，胸闷、头晕、恶心想吐，感到雪山在转，汽车随雪山而转。姐妹们把我让到驾驶室坐。开车的司机是个老兵，姓郭，河南人。他看我脸色苍白，高山反应严重，就说：“小蔡，唱个歌吧，唱个歌就会好些。”河南话很是柔情。

“唱啥哩？”我也用河南话问。

“嘿嘿，唱啥都中，你想学河南话得多坐我的车。”

“老郭，我给你唱驼铃吧。”我叫他老郭，其实他顶多不过25岁，这只是我这个昆仑新兵对老兵的尊敬。

“嘿嘿，中！”他说。

唱着唱着他也跟着唱起来，我的高山反应真的轻了，不知不觉到了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一路上不知唱了多少首歌，郭老兵说：“好听，这是我几十次上下昆仑山中最高兴的一次。”

下车了，郭老兵也下车送我们。我们走出很远很远，他还站在那里默默地望着我们。

后来，他每次上山都要停下车到医疗站看我，每次总要捎

点水果呀，巧克力呀什么的，怪有意思的。谈到这里，小蔡脸上泛出一丝红晕。

最后一次和郭老兵见面是那年的10月，他又给我带了点山下的核桃。临走我送他，上车时他说：“小蔡，我家乡有个对象，跟你个子差不多，请你帮我换件女式军上衣送她。”说着，他从驾驶室拿出一件男式的确良军上衣。

“一定。”我说。

后来衣服换到了，可怎么也不见郭老兵来拿，心想兴许是提前探家成亲了。又过了几个月，还不见他来，我心里就有点慌，心里总是放不下，有事没事总爱看那件女式军上衣。再后来，我从汽车团的司机那里打听到，郭老兵那次和我分手后就没有下得去山，在翻越库堤大坂时翻车死了。出事时他开的是上坡车，刚好一个急转弯，迎面一辆下坡车飞驰而来，郭老兵打了把方向盘，让战友擦车而过，他却翻进了深沟，他是替战友牺牲的。小蔡说着眼红了。这是我第一次上山遇到的一件深深打动我的事。郭老兵的形象至今我很清晰，那件女式的确良上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可我不知道郭老兵的女朋友在哪里，要不，我会替郭老兵完成这份心愿的。

“我这人很有点探险精神，对属于‘谜’的东西都有兴趣。”小蔡话一转，谈起了那次历险。

1986年，解放军画报的记者要上神山摄影，神山是神秘的，海拔6700米，即使是登山队员去探险，也要思量思量的，可我和冯小明不加思索就上山了。

神山确实很神，一上这山就下冰雹，核桃大的冰雹打得我们头生痛，又不敢喊叫，怕把神惹怒了，神会大吼一声发起雪崩，把我们全埋藏。

冰雹不停地下着，眼前是一片冰雪世界。神山依旧伟岸地

沉默着，似乎在看着我们这几位陌生的远行人。

我们终于登上了神山的顶峰，我们想欢呼，可是我们没有力气，就是平静地站着也直喘气，我们只有用兴奋的眼神传递着兴奋的心情。我们弯下腰，用食指在雪地上划上：冯小明、蔡丽/中国女性第一次登上神山！

天晚了，在茫茫雪山上我们迷路了，何处是归途？上山的脚印被冰雪覆盖了，如果今夜走不出神山，必将永远留在神山了。

夜越来越深，雪山静寂如死。

浪漫又漂亮的冯小明说：“神山，神山，看来我们要和神作伴了。”说完，她哇地一声哭起来，我也忍不住哭了。那位记者没有哭，站在那里对着神山“噢嘿嘿，噢嘿嘿……”狂喊了一阵。

这一狂喊还真顶用，山下立时也传来了呼喊声。原来，医疗站见夜里二点我们还没有回去，就请熟悉道路的藏族老乡上山找。藏族老乡上来了，我们一头扑上去，放声大哭起来。

这一次探险虽谈不上有什么伟大意义，但对我是一个锻炼，好像一下子经历了人生的许许多多，走过了人生的许许多多，也悟出了人生的许许多多，这是不是神山的神灵？

一辈子就爱这一座山。

一辈子也不说再见。

人的感情是怪的，我原来心性很高，曾想过当一名歌手，自认为歌唱得不错；也曾想当一名作家，自我感觉文字功底也不错，现在我想通了，其实从第一次上山后就想通了，是昆仑山吸引了我。

你问我爱人在哪里？当然也在高原，他住的地方更高，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阿里地区。他是陕西人，毕业于西安通讯学

院。那年他下山治病住在我们医院，认识了，感觉不错，谈了两年，说是两年，其实在一起谈的时间不足一个月。1986年我上阿里地区巡诊，原是不准备结婚的，可恰巧遇上一批记者，记者们动员我们结婚，他们想拍照，一直追着我们；追到阿里的狮泉河，没有办法，于是我们就在那里结婚了。

小蔡是湖南人，父亲有海外关系，被判了三年刑，后又发送到了新疆。小蔡说妈妈比父亲小十几岁，是从内地跑来的，后来妈妈的家里人找来，要求离婚，妈妈人好，说是孩子们好可怜，不忍心离去，就留下了。全家就在新疆扎了根。

老实说，我并不是那种十分高尚，自愿到边疆到艰苦的昆仑山奉献的人，是命运把我抛在了这里，时间长了，也就爱上这里。

她说她一见到山上哨卡的战士就想流泪。看到这些战士穿着被狂风扯破的棉衣在狂风中飘动的棉絮，看到这些被高原的紫外线晒脱皮又把红嫩的皮肤晒成黑紫的士兵，看到他们那个样仍旧很幽默，仍旧会问学英语的人：哟，你怎么也学会了鸟语……她就想流泪。她说，有一个家在库尔勒的兵，复员6年了，去年他还专程到医疗站看我们。他说：“过去我对你们站上一个女兵好，她复员走了，可我还想到站上看看，现在想来不光她一个人好，是你们站上的所有女兵都好，你们见我们就哭，那是女人的眼泪，女人的眼泪可以摧垮一个男人钢铁般的意志，也可以激发出男人雄狮般的斗志。我永生难忘昆仑山，永生难忘昆仑山上的女兵！”你听，你听，他讲得多好啊！

我和蔡丽神“侃”了一个上午，她站起来临走时，又说，也许等我成为老太婆时我会被确定转业，会回到内地某一个城市去，那时，面对陌生的城里生活，想起熟悉的昆仑山，我也许会哭的，肯定会有失落感。

一个女人一辈子衷情于某一项事业不易，一辈子只恋昆仑山更不易，看得出，她们是把爱昆仑山同事业连在一起的。

“刘姐”的故事

刘梅芳今年已 50 岁，1965 年入伍，毕业于山西医学院。28 年来，她一直没有离开过昆仑山，没有离开过昆仑山下的这所医院，她说她的履历表填起来最简单，从医助到医生再到内科主任医生，从山下到山上，再从山上回到山下，一直没有离开过昆仑山。

和她一起入伍分到南疆军区的共 3 女 5 男，岁月悠悠 28 载，同学们有的高就，有的调离，如今，留在山下这所医院的就她一人了。

刘医生不足 1.60 米的个子，体重 80 来斤，看上去十分单薄，说话也是轻声慢语，要不是亲耳所闻，谁也不会相信她在这样艰苦的地方生活奋斗了 28 年。她说：“其实，我离开南疆的机会很多很多，起初是不想走，想趁年轻在艰苦地方磨一磨；后来成家了，爱人也在这里，心就定了下来；现在是真舍不得这地方，工作生活了 28 年，是块石头，昆仑山这片热土也该把我暖热了。”

她说 1968 年第一次上山，那时只有 20 多岁，无牵无挂，属快乐的单身汉。那次在山上住 13 个月，经历了春夏秋冬，上 5000 米以上哨卡接送病号 8 次，跑遍了山上所有的哨卡。最远的哨卡离山下的医院来回 5000 公里，近的也有 2000 公里，而且大都在海拔 4500 米以上，每上一次，都是一次生命的冒险。

一天下午，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说是狮泉河有一名干部患胃穿孔，要我们立即去人抢救。可巧，站上的医务人员都上山巡诊了，我只好一个人坐上大卡车出发。医疗站离狮泉河来回

1400 公里，仅赶到狮泉河就得两天一夜。事情急，司机又是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我说：“小伙子，咱就稳中有快，能赶尽快赶。”

第二天夜里，我们赶到了狮泉河，连续 40 来个小时没有吃东西，加上高山反应，很累，但我还是强打精神走进了营房。

夜，很静。营区内传出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声。听到这哭声，我知道事情不好了。进屋一看，人早已不行，一线希望也没有了。再看看这位干部临时来队的妻子哭得伤感劲，我一屁股蹲下了，泪水不由自主往下掉。

一个医生，没有能够及时赶到救活病人，我感到有愧，特别是没有救活一个在高原工作多年的军人，我更感到心酸，要知道，不是我没有能力救活他，而是昆仑山阻断医术使病魔如此猖狂。所以，有时我恨昆仑山。

恨和爱有时是很难说清的。1979 年，医院决定让刘梅芳到三十里营房医疗站任站长，这是建站近 20 年来的第一任女站长。医院领导征求刘梅芳的意见，她爽快答应了。

她说，其实我有很多理由可以不去，当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老大是女孩 7 岁，老二是男孩才 5 岁，爱人工作忙照顾不上家。夜里坐在床上，听着昆仑山吹来的风，看着两个熟睡的孩子，想着上山一去就是一年，还要在山上过春节，孩子们的衣服脏了谁洗？棉衣破了谁补？吃饭谁知冷暖？还有不会照顾自己的丈夫，谁常去叮咛他？想来想去，只觉得两行热泪爬下了脸。真有点不忍心上山。可又一想，山上的医疗站已经建站快 20 年了，这 20 年换了 20 任站长，还没有一个女性在山上当过站长哩，医院里能让咱上山当这第一任女站长，是对咱的信任，也是对医院全体女同胞的信任呢。咱要为女人争口气，让昆仑山的守山男儿们看看，女军人和他们共顶这片高原蓝天。

那一夜，我独坐床头，一直坐到天亮。天亮了，给孩子们收拾停当，把该洗的全洗了，该做的全做了，该交待的话向丈夫全交待了，然后打上背包，下午就带着医疗站的同志上山了。

当站长不像当医生，当站长既要干好医务工作，又要处理站上的日常事务，带几十个年轻人，真怕有点闪失对不起组织，对不起这些年轻人。

当站长时刘梅芳已38岁，是站上年纪最大的，人称“刘姐”。“刘姐”患有糖尿病和胆结石，糖尿病要控制进食，她一顿只吃二两饭。可山上偏偏又没有菜，这就苦了“刘姐”。

现在看坐在我对面的“刘姐”，50岁的人了，没有一点要发福的感觉，依旧很瘦，加上不足1.60米的个子，看上去像长在山崖上的一棵纤细的“蒲公英”，风轻轻一吹就会左右摇摆。可是，她却很坚强。作为医生的她，有时感到身体有异常现象时，甚至每顿连二两饭也不能吃，只能空腹坚持工作。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姐妹们看“刘姐”日渐消瘦，就偷偷地捎话让相好的司机从山下多带点菜。“刘姐”发现了这个秘密，还要批评她们，小姐妹们好难。

瘦弱的“刘姐”在烈日下挥汗如雨，高声大喊着，那是她在指挥大家搭窝棚。

一个瘦弱的女人在深沟挥镐扬锹，把一片白花花的东西装进布袋，扛上肩，然后吃力地上山去……那是“刘姐”在抽空下山沟为哨卡战士挖盐吃。

孤灯下，一个瘦弱的女人的脸在微笑着，轻声慢语地对着一张充满青春的脸倾吐着什么……那是“刘姐”在和年轻的姑娘们谈心。

“刘姐”什么都放心不下，什么都得操心，最让她操心的是山下的两个孩子。她一有空就打听孩子的情况，给山下的孩子

写信，她在信上说：“女儿上学了，能给妈妈写信吗？”女儿真的给她写了一封信，信的后面还有5岁的儿子歪歪扭扭的几句话：“我大了，听爸爸姐姐的话，请妈妈放心……”

对着这封凝聚儿女深情的仅仅只有一页纸的短信，“刘姐”整整看了两个小时。她看到了女儿的笑脸，看到了儿子因长得快而短了的棉衣袖……

女兵们围着她，说那一定是老大哥写的一封热烈的情书，一定是，要不你“刘姐”怎么看那么久？

“刘姐”坦然地让女兵们看了信，女兵们一脸的笑意立刻消失，换上一脸沉默。

春节过后下山，她看到儿子长高了，棉衣袖真的短了这么多；儿子的手都冻裂口了，还往外渗着血……

看着，看着，她抱住儿子哭起来。

“刘姐”问我：“你在兰州，认识一个叫李虎林的人吗？”

我说：“不认识，但我知道这个人，他是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怎么？”

“没什么，他是我一个老同学，很熟。”

我以为她是为日后安排工作着想，她却苦笑一声摇摇头，说是随便问问，并没有别的想法，这辈子怕就交给昆仑山了。

“这辈子就交给昆仑山了”，多么轻松的一句话，却包容着多么深沉的爱恋和牺牲啊！看着这位老军人，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爱恋，什么叫衷情，什么叫事业。

第二章 女儿心男儿胆

电话晚会

女人都爱美。昆仑山的女兵也爱美，但恶劣的高山气候偏偏不让她们美。

刚上山时，女兵们为保持自己柔嫩的皮肤，她们出门总要戴上口罩，还要放下皮帽子的帽耳朵，以保护皮肤，但这全是白搭。多柔嫩的皮肤，到了昆仑山上，很快会变黑、裂口，以致出现令人难堪的疱疹。女兵们让上山的司机带上了什么永芳、霞飞奥利丝、中国一号，狠劲地往脸上搽，可全是白费劲。慢慢地，女兵们想开了，脱皮就脱皮吧，裂口就裂口吧，既是出疱疹也让它出去吧，干脆不再计较皮肤容颜的变化了。

女兵的肤色虽然黑了，但在昆仑男儿的眼中，她们却依旧很美。

台湾有个阿里山

昆仑有个医疗站

站上有群好姑娘

她是战士的思念

蔡丽向我背诵这首诗时说：“这是写在我们医疗站墙上的诗，我看了几遍就记下了。”

昆仑女兵美在心灵。

1984年，护士焦新燕上山时只有21岁，这是她第一次远离医院上山执行任务。春节了，大雪早已把山封死，医疗站的四周被冰雪覆盖成一片白色世界。这时，医疗站上的病号基本上都出院了，她们三个女兵坐在屋内闲得慌，又没有电视看，只

有跑到山坡上看雪山。

放眼望去，高耸入云的是雪，起伏如丘的是雪，低凹成谷的是雪，满世界的洁白让人心生纯净。但是，这满世界的洁白无瑕，也让女兵感到大自然创造的单调和乏味的环境让人生发一种窒息感。她们就对着雪山像男人一样地喊了一阵，没有回应。雪无言，昆仑山无言。她们用脚狠劲踏雪山“嘿……”直踏得脚跟痛，临了，都泪汪汪地走回了小屋。

突然，她们眼睛一亮，发现桌上有一盒烟，这是昨天几个男兵留下的。

“抽烟可以解闷，咱们抽烟吧。”不知是谁提了一句。

女兵抽烟总是心里不踏实，有人提意给山下的院长打电话，请示一下。

“院长吧，我们是山上的女兵，我们想抽烟。”

院长是位老昆仑，那年春节，他一人在山上过节，面对雪山他想起了山下的爱人，想起了他们逝去的青春岁月，于是，他高声朗诵起普希金的爱情诗：

……

无论是在清晨还是黄昏，
我都不能够遇见你。

……

直诵得热泪满面。此时，听到千里之外的女兵们的请求，竟一时语塞，良久，他才轻轻地说：“想抽就抽吧。”

她们撕开那包红雪莲，烟味呛得她们咳嗽、流眼泪，但谁也舍不得放下烟，死命地吸、吸！

她们力图刺激一下，使寂寞的雪山除夕之夜，能泛起一朵新鲜的浪花。

然而，新鲜的浪花并不是烟带来的。就在那个风雪飘飞的

除夕之夜，护士长付清荣突然接到天文点哨卡的电话：“我们这里有急病号。”

“几个人？”

“全病了。”

“好，我们马上出发。”

“不用出发，就在你们那里治。”

“那怎么行？”

“是心病，太寂寞了。”

“那怎么办？”女兵们难了。

“唱几支歌吧，说几句话吧，马上就会好。”

这是昆仑山的一种特产——寂寞病。内地的人也会有寂寞，但比起昆仑山上战士们的寂寞，那不能算病，只能算是一种情绪。

女兵们深知这一点，听了男兵们的诉说，女兵们哭了。她们忘记了刚才的可笑举动，轮流对着话筒向守山男儿问好。后来，开始唱歌，唱《十五的月亮》也唱《小草》，焦新燕还唱了一支《草原之夜》。在雪山唱草原，别有情趣，真的把人心唱绿了。几个姑娘把熟悉的歌曲全唱个遍。话筒对面欢呼了。

那是一台令她们终生难忘的电话晚会。

其实，医疗站的女兵们，不管有没有文艺细胞，都要学会唱几首歌，跳几段舞，表演几个节目，不为别的，为的是上哨卡巡诊时，能为战士们治病的同时又带去欢乐。

喀喇昆仑的边防战士，都知道有个“昆仑歌手”，她叫蔡丽。其实，蔡丽原本并不会唱歌。第一次上哨卡巡诊，战士们欢呼：“请蔡护士唱个歌吧！”大家一呼百应，手拍得震天价响，蔡丽只得红着脸上场，唱了一曲《大海啊，故乡》。就这歌，又一次把战士们的手拍麻了。蔡丽明白了，战士们并不是非要享受什

么美妙动听的音乐，他们需要的是女兵歌舞所造成的那种快乐的气氛。从那时起，小蔡一有空就跟着录音机学，那以后，她又先后5次去一线哨卡巡诊，每次去，她都要带去几首新歌。高山上缺氧，唱一首歌，就会累得气吁吁。有一次，她到海拔5000多米的神仙湾哨卡巡诊，战士们要她唱歌，她唱了。那里缺氧50%，话筒里传出的一半是歌声，一半是因为缺氧而发出的喘气声，连唱几首歌后，她晕倒了，是氧气救了她的命。

昆仑山上的一切都是难以想象的，就连为战士们唱几首歌，也要付出很多的。和小蔡一起上神仙湾哨卡唱歌、跳舞的还有几位女兵，她们都拿出了自己的绝活，战士们被感动了，他们拍麻了手，他们拍出了泪。

临走，神仙湾哨卡战士们把哨卡所有的汽车全发动起来，一齐鸣笛为她们送行。

笛声，响亮的笛声久久地回荡在山谷，萦绕在雪峰。

这是哨卡战士献给心中女神的最高礼节。女兵们说，得到了这份真诚，献身昆仑山也心甘了。

白衣天使的爱心

昆仑男儿女儿自有他们独特的沟通方式，可有时候，昆仑男儿也会使昆仑女十分的难堪。

焦新燕就遇到了一次十分脸红的事。那时，医疗站收治了一个叫董光明的战士，他患的是高山昏迷症。董光明是个老兵，女兵们十分敬重他，他清醒的时候，也会很认真地说些“死人沟”的故事，听得女兵们直吐舌头。暗地里说“这家伙是个故事篓子”，很是服他。可董光明这病不争气，一犯病就不让扎针，谁给他扎针他就打谁，弄得女兵们哭笑不得。

一天夜里，焦新燕接完班去董光明的病房查房，只见董光